

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



PROVISIONAL

S/PV.2606
20 September 1985

CHINESE

第二六〇六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1985年9月20日星期五，上午10时30分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约翰·汤姆森爵士（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成员国：澳大利亚

霍格先生

布尔基纳法索

巴索勒先生

中国

李鹿野先生

丹麦

比尔林先生

埃及

哈利勒先生

法国

德克默拉里先生

印度

克里什南先生

马达加斯加

拉贝塔菲卡先生

秘鲁

阿尔扎莫拉先生

泰国

甲盛实先生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艾莱恩先生

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

共和国

奥乌多文科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特罗扬诺夫斯基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奥肯先生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2号，

DC2-750室）。

85-60953/A

上午11点25分开会通过议程议程通过安哥拉对南非的控诉

1985年9月19日安哥拉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17474)。

主席：我要通知安理会，我收到了安哥拉、阿根廷、巴西、塞浦路斯、圭亚那、塞内加尔、南非、斯里兰卡和赞比亚代表的信件，信中都要求参加有关安理会议程上这一项目的讨论。按照惯例，并征得安理会同意，我提议按照《宪章》有关条款和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7条的规定，邀请这些代表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在主席德菲格雷多先生（安哥拉）的邀请下，穆尼斯先生（阿根廷）、马西尔先生（巴西）、穆舒塔斯先生（塞浦路斯）、辛克莱先生（圭亚那）、法尔先生（塞内加尔）、冯·施尔丁先生（南非）、威泽瓦德丹先生（斯里兰卡）、和卢萨卡先生（赞比亚）在安理会会议厅一侧为他们保留的议席上就座。

主席：我要通知安理会，我收到了1985年9月19日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主席的一封信，全文如下：

我要求安理会依据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9条的规定，允许我以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主席的身分，参加对“安哥拉对南非的控诉”这一项目的审议。

安全理事会已多次就审议其议程上的问题向联合国其它机构的代表们发出了邀请。根据过去在这一问题上的习惯做法，我提议安理会根据临时议事规则第39条向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主席发出邀请。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安全理事会现在开始讨论它的议程上项目。

安全理事会今天是应1985年9月19日安哥拉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17474)中的要求而开会的。

我想提请安理会成员们注意下列其它文件：S/17472：有1985年9月18日安哥拉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文件S/17475：1985年9月18日巴西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S/27480：1985年9月19日博茨瓦纳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第一位发言者是安哥拉代表，现在我请他发言。

德菲格雷多先生（安哥拉）：先生，请允许我祝贺您担任九月份的安理会主席。我还要感谢您为召开这次安理会会议所给予的协助，特别因为现在对与联合国有关的所有人来说是激动人心的时期。我还感谢秘书长的努力以及他本人对我国所一贯抱有的兴趣。

现在对联合国来说是兴高彩烈的时候，是评价过去四十年的时候，是在即将来临的日子和星期里到会的国家政府首脑最多、盛况空前的时候，是历史的创造者们云集于这一国际社会中心的时候，是年史编辑者们和历史学家们对这一时期的大事做出记录和判断的时候。

在过去数月里，世界不同地区的各国、不同肤色、不同信念和不同制度的人民都举行或参加了纪念光荣的联合国成立四十周年的活动。在今后的几天和几周里，当联合国自豪地纪念自己诞生四十周年时，全世界的注意将集中于联合国总部。随着大人物们的抵达和离开，人们的激动、重燃希望和各种感觉加快的情景几乎显而易见，甚至就在这座大楼的走廊里和大楼外面也是如此。美国和苏联之间可能举行首脑会谈，这已成为人们辩论激烈，甚至令人发腻的话题，世界性的纽约市及其市民都为这一时刻所吸引。联合国的朋友在庆贺，而它的反对者几乎悄然无声。这个时候能活着、能在纽约、尤其是在联合国里真是美不胜言。

但是，有一个地方的人们无法庆贺和高兴。这个地方遭到袭击、包围、和来自空中和地面的轰炸，在这一受难的地方，今天的现实就是战争、死亡和毁灭；在这里，联合国庆祝和平四十周年的活动是可笑的话柄，因为在南部非洲安哥拉的处境悲惨，这一庆祝极具讽刺意义。

9月17日，南非的武装杀人部队再一次对安哥拉人民共和国发动了大规模入侵。这就是南非向联合国第四十届大会的献礼！

9月17日，南非武装部队发起新的大规模袭击，并对离纳米比亚边界275公里的库内内、宽多库邦戈、莫希科等省的安哥拉军队进行大规模空袭和袭击。种族主义的这一袭击是针对安哥拉人民解放军（安人军）部队的，他们正在从位于纳米比亚边界北面255公里、距赞比亚边界180公里宽多库邦戈省境内的马温加向在占姆巴的安盟基地进军。

9月19日，南非以海蜃飞机袭击了马温哥地区，现在，南非种族主义者不仅在轰炸和袭击安哥拉领土，而且他们还在为在安哥拉土地上与宽多库邦戈各省的安哥拉部队直接对抗做准备，以应付安盟无法阻止安人军前进的局势。今天新闻摘要说，“和平不是比勒陀利亚的首要目标”。由过去罗得西亚的雇佣军组成、配有装甲车、大炮和迫击炮以及汽车和其它运输工具的臭名昭著的Baffalo营开始了对安人军部队的行动Baffalo营得到另外五个营的南非部队的援助。大量的弹药、武器和其他军事装备被种族主义政权空投在安哥拉东部的卡宗博地区。

在宽多库邦戈和莫希科并没有西南非人组的基地。这些种族主义者的行动完全是为了挽救安盟傀儡们的命运，他们虽有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的支持也无法延续喘息或保持任何的军事或政治生命。而就在南非入侵以前不久，南非政权寄给我国政府一封信，向我国进行各种威胁但又建议就区域局势进行对话。正当我国政府正在考虑答复的时候，种族主义者对卡宾达省马隆哥的美国海湾石油设施进行了偷袭，从而破坏了一切前景。

国际社会当然不会被南非无说服力和可怜的企图所欺骗，南非把对我国的入侵说成是对西南非洲人民组织自由战士先发制人的袭击或所谓的西南非人组的企图进行的报复行动。种族主义比勒陀利亚政权的这些荒唐解释和可怜辩解如果不是后果悲惨的话，也是非常可笑的。

令人有些欣慰的是，比勒陀利亚的一些朋友已经抛弃了种族主义者；其它朋友也远离了他们或变得哑口无言；它的有些朋友甚至站出来强烈、从官方和公开地对种族主义种族隔离的政权的政策和行动进行谴责。

如今，南非的统治者已在与他们的本国同胞交战。种族隔离的基础在开始动摇，堡垒在陷入包围。由于一个外来、引进、强加和人为的、与当地及其人民格格不入的结构，南非政权在和自己的人民针锋相对。南非正在燃烧，南非人民在以鲜血和怒火反对一个他们从未接受并再也无法忍受的制度。

这里，你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种族隔离的两个方面——对内，在其边界之内，南非种族隔离政权压迫、镇压人民、剥夺他们的人权、实行恐怖主义；对外，比勒陀利亚疯狂地向安哥拉领土和人民发动军事袭击，这是南非过去对安哥拉、莫桑比克和博茨瓦纳进行一系列类似袭击的一部分，是同一个种族隔离政权的理论和惯伎的对外表示，是种族隔离政权对主权国家和非洲邻国人民实行的恐怖主义。

安理会和国际社会看到了种族隔离政策在国家 and 地区方面之间的联系、南非通行证法与几百公里以外跨越两条国际边界地方的安哥拉平民死亡之间的联系、南非大多数居民被剥夺公民权与安哥拉和莫桑比克的铁路被破坏、桥梁和港口被毁坏之间的联系、以及南非黑人婴儿高死亡率、黑人工人遭受剥削、建立令人厌恶的国家与非法占领纳米比亚和企图动摇这一地区的主权、合法政府之间的联系，而这一点是极其重要的。这些都是种族隔离政策的表现——正象它原来谋求取得稳固地位和发展一样——它现在则不顾一切地谋求在越来越敌对的世界中生存下来。

9月26日，安理会成员——作为联合国机构的“心脏”——将举行纪念联合国成立四十周年的会议。

主席先生、秘书长先生，当你们和安理会下周开会时是否能够回顾一下南非的表现？这对安理会是合适的任务并且是适宜的时机，因为安理会是负责监视国际和平和安全以及负责接纳或驱逐成员国的。

南非是联合国创始国之一，也是1945年6月旧金山《宪章》仅有的几个签字国之一。而今天正是南非违反了《联合国宪章》的许多条款。这些违反《宪章》的行为是有案可查的、是无数个决议、包括安理会文件——的主题。我不想向安理会提出比勒陀利亚违反《联合国宪章》条款的具体款目和细节。第二十五条专门写道：

“联合国会员国同意……接受并履行安全理事会之决议。”

《宪章》第三十条虽然规定：

“安全理事会应自行制定其议事规则……”

但我是否可以大胆地说，安理会是其自己的规则的主人，安理会也违反了《宪章》第二十四条。第二十四条特别授予安理会以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主要职责，在行使这些职责时，安理会应根据联合国的宗旨与原则而采取行动。这些宗旨与原则是属于人类最崇高的目标的：

“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并为此目的：采取有效集体办法，以防止且消除对于和平之威胁，制止侵略行为或其他和平之破坏……”。

——《宪章》第一条

这些话对于在安哥拉的死亡有什么意义呢？

我很难过和灰心地说——提出指责并不使我高兴。然而，我国、我国人民有义务保卫他们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保护他们人民的权利以及在这一地区促进和平。

我们还能在哪里寻求正义、补救和赔偿呢？专门为此而设计和建立的机构对安哥拉的痛苦和呼声却充耳不闻。南部非洲的紧张和危险的根源已不受惩罚地得以逃脱，除了象征性地从联合国大会被驱逐之外。

本次会议上所讨论的问题并不单是反对安哥拉人民共和国的侵略行为；受到控制的是种族隔离政策。你们的表决将是赞成或反对种族隔离政策。实施你们以决议的形式做出的决定将影响南部非洲的种族隔离政策，而不仅仅是在南非共和国的种族隔离政策。

现在，在联合国成立四十周年之际，安理会可以具体地表明联合国是怎么回事并且表明，由于建立了联合国，世界已变得更好。 否则的话，安哥拉的人民可能会置身于第三次世界大战之中。

作为联合国安理会的成员国的代表，作为在联合国和国际社会中有地位的人，我有义务代那些为安哥拉献身以及那些现在仍在面临着南非枪炮的人提出要求：安理会强烈谴责南非的侵略行径，要求种族主义武装部队立即无条件地从安哥拉领土上撤出，安理会应采取措施执行关于南非侵略安哥拉问题的决议，在比勒陀利亚继续违反这些决议的情况下，安理会应考虑对南非采取惩罚措施，包括根据《宪章》第七条对其采取行动和将其从联合国驱逐出去。 难道现在还不是安理会采取行动恢复《宪章》的意义和权威的时候吗？

作为本组织的成员国，我国根据《宪章》的有关条款请求安理会帮助我国。目前这种状况如果继续下去，将会使我们除了诉诸《宪章》第51条而别无他法，这一权利是《联合国宪章》本身所赋予的。

斗争在继续

胜利在望。

主席：我感谢安哥拉代表的讲话以及他对安理会说的客气话。

下一个发言的是南非代表。 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发言。

冯·施尔丁先生（南非）：主席先生，我代表南非代表团祝贺你担任本月份的主席。

允许我通知安全理事会有关造成安哥拉南部目前局势的各种情况。

按照1984年2月16日南非和安哥拉之间在卢萨卡达成的协议，南非承诺从其所占领的安哥拉南部地区撤出全部军队，双方的共同谅解是安哥拉方面约束西南非洲人民组织（西南非民组）的行动，以便在撤军过程中使双方脱离接触，从而确保西南非民组的恐怖主义分子或古巴军队将不进入南非军队已撤离的地区。安哥拉政府却没有执行这项承诺。该地区一再遭到西南非民组恐怖主义分子的侵犯，他们向南推进，攻击西南非洲／纳米比亚的平民。安哥拉否认这些事实完全是徒劳的。总共达145次的这些入侵已在南非——安哥拉联合监督委员会的各次会议上提请安哥拉方面的注意，安哥拉方面承认它无法遵从卢萨卡谅解的文字和精神。

尽管如此，为了使南部非洲这一动乱地区的局势正常化，南非于1985年4月18日宣布它的部队已忠实地遵循卢萨卡协议的规定，完成了脱离接触行动。为了稳定边界地区的局势，南非曾探索建立某种形式的南非／安哥拉联合维持和平体制的可能性。然而，安哥拉却拒绝这方面的合作。南非当时曾明确表示，它将继续采取一切必要的行动，保护西南非洲／纳米比亚的居民不受西南非民组的恐怖行动攻击。

自从南非军队从安哥拉脱离接触以来，越来越多的西南非民组军队重新进入安哥拉南部边境地区，他们还宣布要加强对西南非洲／纳米比亚非军事目标的攻击。尽管一再向西南非民组提出警告，并呼吁安哥拉政府约束西南非民组的行动，但是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西南非民组企图发动一些大规模的恐怖主义行动。例如，在温得和克附近的卡塔图雷发现了124公斤的炸药，此外，在行动地区内还有106公斤爆炸物正在运往西南非洲／纳米比亚以供使用。

从西南非民组第八营的两名恐怖主义分子口中得到了更具体的情报。他们在

被捕后承认，他们是一个侦察破坏队的成员。根据他们提供的情报，至少有30名恐怖主义分子的行踪一直追到安哥拉边境上。在安哥拉南部立即进行了一次后续行动，在那里发现并摧毁了更大量的本来要用于西南非洲/纳米比亚的武器。在整个南非行动过程中，安哥拉武装部队始终是知情者。

南非武装部队总司令昨日宣布有关这次行动的小分队现已奉令开始撤退。

虽然在我们两个国家间发生了这样严重的分歧，南非政府仍然愿意尽快同安哥拉政府进行严肃、有意义的讨论。它认为这种对话是和平、持久地解决我们这个地区的问题的关键条件，对于安哥拉和西南非洲/纳米比亚边境上多变的局势尤其如此。

然而，南非对南部非洲各地的西南非民组份子所采取的行动同安哥拉境内其它的事态发展比较起来，只是小巫见大巫而已。自上次安全理事会就该问题召开会议以来，安哥拉局势的基本情况并没有改变。事实是，1975年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推翻了阿沃尔协议，剥夺了安哥拉人民在自由与公正的选举中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这些选举本来应该在1975年10月底之前进行的。其结果是安哥拉发动了一场内战，使安哥拉人民从此陷入苦难的深渊中。

南非一再声明安哥拉的问题应由安哥拉人民自己去解决。它一再促请所有外国军队撤离安哥拉。它认为安哥拉的事务不得受任何外来干涉。

但是此时此刻，苏联和古巴正在对安哥拉人民进行一场大规模的进攻。苏联和古巴的战斗部队直接参与了战斗。他们中有一些官兵伤亡。安哥拉人民解放军每一个旅都派有苏联顾问，指挥军事行动的总战略。苏联和他们的古巴代理人对安哥拉人民使用了最现代化的武器，包括米格23型和SU-22型战斗机，M-24型和M-25型直升飞机，T-62型坦克。尽管如此，安哥拉人民还是英勇地抵抗着这些进攻。

今日自由世界的前线是在安哥拉的大草原上和丛林中。现在要决定的问题是

我们能否允许新型帝国主义在柏林大会召开100年之后重新在非洲生根。难道有人真会相信：一旦苏联和古巴巩固了它们在安哥拉的地位，它们还会允许自己被赶走吗？难道有人还会想象：苏联和古巴不会利用安哥拉做为颠覆中非、西非和南部非洲其它国家的基地吗？那些对此有疑问的人应当再次读一读勃列日涅夫主义，并且向阿富汗、尼加拉瓜、古巴和东欧等国的人民征求他们的意见。

本组织自己在这场冲突中处于何种地位？它对于库内内河南岸没有自决、自由选举与权利的情况居然无动于衷吗？在苏联人和古巴人剥夺安哥拉人民真正独立和自决权的时候，难道它准备袖手旁观吗？

1976年1月27日，美国前总统福特曾指出：

“这种强加给安哥拉的军事解决对美国有着最深刻的长期影响。对于古巴军队和苏联的武器装备被公然用于干涉当地冲突，干涉一个离古巴和苏联万里之遥的地区的冲突，而两国对这个地区根本没有历史性的国家利益的存在。美国不能接受这种行动是符合国际行动准则的。要是我们接受了这个事实，我们就不仅使非洲国家领导人，而且使美国在全世界的盟友和朋友都认为我们摇摆不定”。

今天最强大的民主国家的领袖持什么态度呢？今年2月17日，里根总统把反对安哥拉、阿富汗、埃塞俄比亚和柬埔寨共产主义政权的他所谓的自由战士与试图推翻尼加拉瓜桑地诺政权的反对派做了一番比较。他说：

“这些勇敢的人们正为推翻勃涅日列夫的臭名昭著的理论而战。他们认为，一旦某国陷入共产主义暴政的深渊，它将再也看不到自由的光明。”

数日之后，舒尔兹国务卿指出，倘若共产主义政权能随心所欲地援助暴乱，那么受到威胁的民主国家为什么不能自由地保卫自己的利益和民主事业呢？美国取消了克拉克修正案的事实说明美国已承认支持安哥拉国内民主力量是允许的。

这种对自由的承诺是否只停留在口头上呢？当安哥拉人民在极其不利的情况下孤军作战，难道民主国家还袖手旁观？非洲国家又该如何呢？1976年1月非统组织中有一半的国家坚决拒绝承认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现在对于安哥拉民族解放阵线和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的这种强烈支持发生了什么变化呢？他们是否认为贪婪的老虎已改变了目标？难道他们不明白，当它们从前门不断向南非投掷石头时，大大小小的老虎已经从后门进入了它们的房间吗？

尽管安理会里出现了反对南非的言论，许多参加或将要参加本次辩论的非洲代表们内心深处将会接受我所阐明的真理，因为我们非洲人民都受到帝国主义的压迫。我们知道，非洲害怕老虎。我们也知道，它们一直在徒劳地等待西方国家帮助它们将老虎赶走，然而，它们也应该明白，如果它们现在不大声疾呼，它们必将被苏联帝国主义各个击破。

人们决不应该怀疑南非对这些问题的立场：南非与所有真正的非洲人一道反对新帝国主义的势力。

主席：我感谢南非代表的发言，并请他在理事会大厅旁为他保留的座位上重新就坐。

克里什南先生（印度）整整三个月前我们举行了会议审议安哥拉对南非的指控，理事会现在再次面临南非对安哥拉的悍然侵略问题。仅在今年，安理会已经举行了六次会议审议比勒陀利亚政权所犯下的种种侵略行径，其中包括为了巩固罪恶的种族隔离制度而对无辜人民进行的镇压、继续对纳米比亚进行非法占领、以及对博茨瓦纳和其他前线国家的无端侵略。这本身便证明种族隔离政权的顽固态度和它对安理会、联合国以及整个国际社会的蔑视。这种蔑视态度在我们刚听到的发言中得到进一步的表现。安理会在对付比勒陀利亚对和平与安全的威胁上所花费的时间和精力也是这种态度的一个证明。

安哥拉常驻代表以惯常的雄辩向安理会详细叙述了南非最近对于安哥拉人民共和国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所犯下的无端、无理和残暴的侵略行为。当然，我们完全意识到，南非军队长期以来一直非法占领安哥拉的部分领土，比勒陀利亚对于其维护该地区和平和共存的愿望的表白没有骗倒任何人。安理会一再谴责南非对安哥拉的侵略，要求南非立即、无条件地从安哥拉领土上撤出所有占领军。最近的一次谴责载在安理会今年6月20日，在卡宾达省马龙戈石油联合企业遭到卑鄙袭击之后所通过的第567(1985)号决议中。

自从1975年独立以来，安哥拉一直没有得到和平，南非对该国的侵略不断对它构成威胁。在该地区许多国家中驻扎有外国军队的国家，竟故意对南非在安哥拉持久和非法驻扎军队的事实置若罔闻，这的确是目前局势中许多自相矛盾的现象之一。

印度政府谴责南非最近一次的侵略行为。同样，不结盟国家运动也完全谴责比勒陀利亚对安哥拉的又一次侵略。而且我想补充一下，不结盟国家外长以及不结盟国家的代表两周前在罗安达举行了不结盟国家会议，安哥拉政府是这次会议的东道国。我们亲自目睹了南非违反《宪章》、联合国决议以及它自己所作出的承诺，对安哥拉不断施加压力所造成的破坏和痛苦。我们也直接感受到安哥拉人民及政府为捍卫安哥拉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防止南非的所有攻击和威胁所表现出来的巨大勇气和顽强的决心。

因此，不结盟运动各国一致表示声援安哥拉人民和政府，这是毫不奇怪的。

尽管南非试图为其最近一次的侵略行径辩解，提到安理会同面的事实是清楚的，毫无模棱两可之处。南非的行动是不能容忍的，它违背了南非对《宪章》所负有的义务。比勒陀利亚所提出的所谓“紧迫”的借口应受到罪有应得的轻蔑的拒绝。首先，南非没有理由留在纳米比亚，更不能利用该领土作为其侵略独立的非洲国家的跳板。我认为，安理会有责任谴责南非。

刚才，我提到了1985年9月2日至7日在罗安达召开的不结盟国家部长级会议。

在那次会议的最后文件中，不结盟国家的部长们强调指出，

“安哥拉人民共和国是一个站在反对令人憎恶的种族隔离制度斗争前列的前线国家，在那里召开这一会议具有特殊的政治意义。在这个国家独立十周年之际，他们表达了对于他们为巩固民族独立，维护领土完整及自由地承担起民族发展的任务所进行的诸项努力的全力支持。”

在同一文件中，部长们“强调谴责比勒陀利亚政权继续军事占领安哥拉人民共和国的部分领土，并认为这是对整个不结盟运动的侵略行为。他们要求南非军队全部、无条件地撤出安哥拉领土，并决定增加对安哥拉政府的物质支持，使其得以巩固其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

“部长们赞扬安哥拉人民共和国政府在寻求以和平的、谈判的方式解决南非问题的过程中所表现出的政治意愿和外交灵活性……同时，他们强烈谴责种族主义政权在同安哥拉人民共和国谈判中两面三刀、不讲信誉，这是有许多侵略行动为证的。例如，最近曾企图破坏卡宾达省的马隆戈石油联合企业的设施，并企图通过空运向马兰热的傀儡集团和雇佣军提供大量的战争物资。”

各不结盟国家一直坚定地站在安哥拉一边，并将继续这样做。安理会过去也一直是站在这个被围攻的会员国一边。我们希望安理会将再次这样做，这次不仅仅是谴责南非的侵略行为，要求它立即无条件撤出，不仅仅是再次坚持安哥拉人民有权要求对其蒙受的巨大的人力物力损失给予赔偿，而且，最重要的是坚决地采取行动执行安理会在这个问题上所做出的各项决定。

阿尔萨莫拉先生（秘鲁）：安理会目前要讨论的这个议题在过去已经变成了一种定期的悲惨的例行公事，良知沉睡不醒，逍遥法外却得到一致承认。但是今天世界上所有的人民终于认识到南非悲剧所带来的痛苦，一场世界性的政治和道义良知的运动正在开始动员各国政府行动起来，以实现最终的解决。

对于和平与安全的最近的一次攻击绝不能给予承认或宽恕。如果这种攻击竟然得到承认或宽恕，如果对这种攻击心慈手软，或无动于衷，那么已经深深意识到南非问题的世界公众舆论将有理由要求我们进一步寻找有效的制裁方法，以达到预期的效果。为此，必须确定例如南非进行攻击所用的武器的来源。是谁在武装南非？我们作为安理会的成员国有着不可逃避的责任来提供这些重要的情报。

为了竭尽全力为正义和理智在南非的胜利做出贡献，为了加强同那些侵略行为的受害国之间的团结，几天前，秘鲁同安哥拉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并且秘鲁还将同津巴布韦和所有其他前线国家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因此，秘鲁代表团准备批准最严厉的措施，最强烈地谴责对兄弟的安哥拉人民的最新的攻击。在今天这种情况下进行这样的攻击，不仅是对那个国家，对整个非洲，对众多的不结盟国家的又一次冒犯，而且也是对整个国际社会的又一次冒犯。今天，国际社会是支持这场世界性的运动的，抨击种族隔离，谴责由于不明事理地企图维持逆历史潮流而动的种族隔离而造成的所有侵略行为。因此，秘鲁代表团准备支持安理会的决定。

主席：下一个发言的是马达加斯加代表。他要以非洲国家集团九月份主席的身份发言。

拉贝塔菲卡先生（马达加斯加）：我感到非常荣幸，今天能以马达加斯加代表和非洲国家集团九月份主席的双重身份在安理会发言。

在通过第567(1985)号决议整整三个月之后，安理会不得不再一次开会审议种族主义军队对安哥拉人民共和国进行的武装入侵以及该入侵行为对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所构成的威胁。

安哥拉的常驻代表已经详尽地和令人信服地讲述了事实，我就不再重复了。

似乎还嫌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对黑人犯下的暴行不够多，南非按照其目空一切，无视法律的政策，于9月16日再一次入侵安哥拉。提出的借口是，进行

入侵是为了追捕西南非洲人民组织（西南非民组）分子。我们认为南非政权的这一侵略行为是违反国际法的行为，是对联合国宪章的公然违犯。

值得注意的是，南非在今年4月保证将其占领军全部撤出南部安哥拉，现在却试图以所谓对纳米比亚——一块被其非法占领的托管领土——的威胁为其最新的军事侵略行为辩护。

这样一种基于所谓预防行动的理论的理由在具体的国际法框架内是令人不能接受的。的确，南非在认为对其自身安全有威胁的局势下以既是法官又是当事国的身分，毫不犹豫地使用武力，破坏一个主权国家的领土完整。

由于其含糊其词和主观武断的实质，这种理论会允许任何国家把其受害者所采取的任何行动——即使这种行动符合国际上接受的准则——说成是危及其安全的行动。这是违反《宪章》第五十一条所承认的自卫权的。

比勒陀利亚政权企图分散国际社会对其无休止的混乱的注意，而这些混乱是南非人民为消灭种族隔离制度进行的斗争的结果。南非政权侵犯了安哥拉人民共和国的国家主权，自纳米比亚北部边界深入袭击其领土达2百多公里，从而无视国际法准则。最近的事件再次表明南非（南非自称为南部非洲的警察）正企图为其利益推行国家恐怖主义并使之制度化，同时也表明南非蔑视大会和安理会决议。

正是这种赤裸裸的侵略行径引起了整个国际社会的反对。甚至被认为是南非盟国的国家已谴责南非并要求南非从安哥拉南部撤军。

为制止和预先防止一个联合国会员国违反《宪章》的这类行为，我们要求安理会使用《宪章》所提供的办法采取果敢的行动。我们具体的想法是：各国遵守1977年11月4日对南非实行武器禁运的第418(1977)号决议，承认安哥拉有权享有对由比勒陀利亚政权侵略行径造成的损失和破坏的恰当赔偿，并由一个调查委员会通过调查来评估这种赔偿，最后对南非实施迫切的、有力的压力，使之遵守安理会有关决议，履行《宪章》对其规定的义务。

非洲集团希望安理会将听取这些要求，就其南非挑衅行动的严重性和对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所产生的有害影响而言，这些是我们的最起码的要求。在这方面，我想回顾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最近召开的首脑会议强力谴责南非对非洲邻国的不断攻击，表示全非洲声援前线国家，并具体建议给前线国家包括安哥拉人民共和国提供所需援助，以便加强他们保卫自己，抵制南非侵略的能力。首脑会议还提议对南非实行有约束力的制裁并认为只有废除种族隔离制度，通过谈判解决纳米比亚问题才能在南部非洲实现和平。

甲盛实先生（泰国）：各位记得1985年6月20日安全理事会通过第567（1985）号决议，除其它事项外，该决议强烈谴责南非

“在安哥拉卡宾达省领土上的最近侵略行为以及新的、加强了、有预谋的和无端的侵略行径，这些侵略行径公然侵犯了该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严重地危及国际和平与安全”。（第567（1985）号决议，第1段）

该决议进一步强力谴责南非使用纳米比亚国际领土作为跳板武装进攻并占领安哥拉的部分领土。

今天，仅仅在3个月以后，安全理事会再次举行会议审议安哥拉对南非的另一控诉。安哥拉常驻代表在其1985年9月18日的信中提请安理会主席注意

“南非种族政权对安哥拉人民共和国人民和领土所犯的最新武装暴力侵略罪行”南非于1985年9月16日再次越过安哥拉边界，对安哥拉进行疯狂地摧毁和破坏”（S/17472）。

根据最近的报告——的确，在比勒陀利亚代表今天上午的发言中——南非当局已承认他们的部队确实侵犯了安哥拉领土。其借口是他们从纳米比亚领土上对西南非洲人民组织（西南非民组）的民族主义力量实行所谓预防性打击。

纳米比亚并非南非的部分领土，但目前被南非非法占领。的确，人们不禁要问，南非部队在纳米比亚有何公干？另一方面，西南非民组得到大会的承认为纳米

比亚人民的唯一真正代表。为了使纳米比亚人民摆脱非法占领者并行使其自决权，西南非民组部队在进行一场合法的反对南非在纳米比亚存在的斗争。所有这些事实均得到国际社会绝大多数的承认。

因此，南非无论以何种借口从纳米比亚领土对一邻国进行军事入侵或侵略都是对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的公然违反。

此外，南非的行动进一步证实，南非无视联合国的有关决议，坚持顽固态度。的确，东南亚存在着类似的局势，这种局势不仅继续威胁着我国——泰国的领土完整和安全，同时也继续威胁着国际和平与安全。因此，泰国对我们正在讨论的问题所采取的立场是非常明确的。

泰国一贯以最强烈的措词，反对和谴责南非对前线国家和其它国家进行侵略的行为以及南非对于纳米比亚的非法占领。

今天，我国代表团希望重申泰国对这一问题的坚定立场。我们要求种族主义的比勒陀利亚政权停止它的非法行为，并立即和无条件地从安哥拉和纳米比亚领土上撤出它的非法存在。此外，南非必须全部赔偿安哥拉人民共和国因南非部队的作为而蒙受的损失，并且停止进一步侵犯安哥拉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安理会必须义不容辞地帮助彻底确保南非毫不拖延地完全遵守所有安理会有关决议，包括1985年6月20日通过的第567(1985)号决议。

哈利勒先生（埃及）：安理会审议南非种族主义政府对于安哥拉卡宾达省的入侵距今还不到三个月，同样是这个种族主义的政府，又犯下了新的侵略行为。它动用了几百名士兵，进入安哥拉领土纵深达几十英里，所用的借口还是老一套，说它采取的行为是为了对纳米比亚自由战士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

南非对于安哥拉领土和主权进行新的侵略行为之时，正值南非的黑人多数已经崛起，要求他们的平等、自由和人类尊严的合法权利，正值一个广泛的谴责运动已经发展壮大，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反对比勒陀利亚政权种族主义行径。

虽然这种侵略行径不是比勒陀利亚政权的新花样，但我们不能不感到疑惑，为什么这个政权尽管面临着内部反抗和外部世界对其行为进行谴责，却在这个时候又进行侵略。

在这次会议开始的时候，我们聆听了安哥拉代表的发言，他非常清楚地回答了这些疑问。他在给你——主席先生——的信中，已经谈到了这些问题，在这封信中，他要求安理会召开一次紧急会议。因而我们怀疑，这个种族主义政权是否想以它最近对安哥拉的侵略，向我们和世界表明它不在乎别人谴责它的行径，并将继续在国内进行侵略。

如果这个政权企图以违反《宪章》的侵略手段来转移人们对南非内部事态的关注，它是注定要失败的，因为这些一再发生的侵略行为只能加深人们对于这个政权在国内侵略性质的认识。

比勒陀利亚对于安哥拉的侵略，它对于黑人多数的种族主义行径和野蛮镇压，以及它对于纳米比亚的非法占领，都反映出了这个种族主义政权的意识形态，这个种族主义政权的行为完全是基于最严重地违反它与邻国的关系，并企图把它的可恶政策强加给南非的大多数人民。

埃及代表团愿意做有限的发言，因为我们面临的抉择是要采取步骤，而不是对我们大家都非常了解的事情发表长篇大论。仅说这一点就够了，即安理会在1985年6月20日通过的第567（1985）号决议中，强烈和明确地谴责了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府对于安哥拉领土的侵略以及利用纳米比亚的领土作为跳板来进行上述这场侵略。安理会还呼吁该政府停止对于安哥拉的所有侵略行为，并尊重安哥拉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然而，这个种族主义政权9月17日又犯下了这类侵略行为，比以前有过之而无不及。难道安理会还要把自己局限于仅仅对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进行谴责并呼吁其执行安理会决议吗？南非对于它的邻国的每一侵略行径都是对作为维护

国际和平和安全最高国际机构的安理会的威望和权力的蔑视。同时，如果理事会不能采取相应措施，对付这种持续的侵略行为，它的威望和权力就将得到削弱。

几百万人，不仅是非洲人，而且是许多第三世界的人，在我们即将召开联合国第四十周年会议之时，都关注着本理事会。埃及认为，理事会应该立即保护它的决议，使之不要被忽视，并使决议生效。我们认为，我们必须义不容辞地向比勒陀利亚政权表明理事会对侵略安哥拉和侵犯安哥拉主权的立场，以便以使人们没有怀疑的余地。理事会应该采取必要措施，迫使种族主义政权重视理事会的决议并对受侵略的安哥拉的呼吁做出反应。

奥乌多文科先生（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南非的种族主义政权，对于它对南非本地居民的野蛮行径还不满足，又不断地、公开地对于独立的非洲国家进行侵略。南非很清楚它将不受惩罚，因此又一次对主权国家安哥拉进行侵略。无辜的人民再一次丧生。正如我们今天被安哥拉常驻代表告知的那样，很多人受了重伤，很多物质受到了损失。

入侵安哥拉只不过是南非军国主义者犯下的一系列罪行之一，这一罪行进一步证实了这个种族隔离政权不仅代表了一种种族压迫的非人道制度，而且对国际和平与安全造成了不断的威胁。为了消除这种威胁，需要进行紧急的国际合作和行动。

毫无疑问，对安哥拉进行的这一新的侵略行为，象南非以往所采取的所有侵略行径一样，试图恫吓前线国家，迫使它们放弃对解放运动的支援。另一方面，正如安哥拉常驻代表信中所说的，种族主义南非的扩张主义：

“显然旨在转移国际视线，使人们看不见正在席卷着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种族隔离少数政权的熊熊战火。”（S/17472）

南非种族主义者的这一新的挑衅行径表明，这个国家的统治政权正在继续奉行其使独立非洲国家动荡不定的政策。种族主义比勒陀利亚政权的这一行径不仅蓄意无

视联合国和安全理事会通过的大量有关使南部非洲局势正常化的决议；而且公然藐视国际法准则。

正当国际社会庆祝联合国四十周年并再次致力于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的时候，南非政权却在一意孤行地藐视这些宗旨和原则。

比勒陀利亚当局的这一挑衅行径和南非代表今天在安全理事会所做的挑衅性的发言都是南非种族主义者已经并继续从其强有力的西方保护人——特别是美国——那里得到庇护和支持的结果。我们根本不大相信美国政府最近所宣称的美国即将限制其与南非之间的经济联系的说法，因为这些所谓的制裁伴同着大量先决条件，而且漏洞百出。除了它现在将其与南非的“建设性接触”称作“积极”的之外，其对种族隔离政权的根本立场，丝毫没有明显的改变。

我们不得不再次指出，美国对博塔政权的政策正是促成该政权日益扩大侵略和使其抱有采取侵略行动而不受到惩罚的幻想的主要原因之一。

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代表团强烈谴责南非对安哥拉的新的和无端侵略行径，并声明它坚决支持安哥拉的人民政府。我们认为现在是安全理事会根据《联合国宪章》以果断的方式履行其职责、采取反对种族隔离政权的有效措施，并根据联合国宪章要求停止其侵略行径的时候了。

南部非洲的事态使许多国家的人民处于动荡不安之中。各国际组织纷纷谴责比勒陀利亚政权。许多国家的政府和全世界许多国家的广泛舆论界也都采取了同样行动。许多国际论坛现在也纷纷谴责比勒陀利亚政权的侵略政策；上周，西欧各国的议员们参加了在阿姆斯特丹召开的一次讨论会，并谴责了该政权。在绿党的支持下，呼吁联合抵制南非政权的声浪今年已响似波恩。在南非和纳米比亚的跨国公司和垄断集团所扮演的角色已昭然若揭，其中的有些情况是在联合国总部的听证会上听到的。上周在匈牙利召开了一次有代表性的国际讨论会，由我率领的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代表团参加了这次会议。与会人员要求安全理事会行

使其巨大的权威以恢复南部非洲的法治和秩序，并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对比勒陀利亚政权采取全面的和具有约束力的制裁。

我们很难找出任何还未曾在这里使用过的新的词句来谴责种族隔离主义政权的侵略行径和罪恶政策，但我们还是必须寻找这样的措词和语言。我们需要安全理事会的全体成员国进行积极一致的努力。

主席：下一个发言人是巴西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席位就座并发言。

马西尔先生（巴西）：我首先要向你，主席先生，表示诚挚的祝贺，祝贺你担任本月份安理会主席的职务，并感谢你允许巴西政府代表团今天在此做一简短的发言。

当巴西政府刚刚获悉南非最近武装入侵安哥拉人民共和国领土的行径，巴西外交部长就立即打电报给他的同事——安哥拉外交部长，有关这份电报的内容，我愿在此向你们宣读如下：

“我刚刚获悉侵略成性的种族隔离政权从它非法占领的纳米比亚领土入侵安哥拉南部的消息。在这一公然和难以容忍的侵犯安哥拉主权和各文明国家之间关系所应遵循的基本原则的历史关键时刻，阁下和整个安哥拉国家可以信赖巴西政府和人民的支持。”（S/17475）

实际上，对安哥拉的这一最终入侵的情况是生死攸关的。尽管整个国际社会对南非境内毫无休止的暴力行径纷纷表示严重的关注，国际舆论一时似乎也动员起来声讨种族隔离，其声势是前所未有的，安全理事会一年来也多次谴责比勒陀利亚对其邻国的侵略，然而南非却在这种情况下再次对一个和平国家使用暴力，而这个国家的唯一罪过竟是因为它对非洲兄弟表示声援。

在这次侵略行径面前，任何辩解都是不都接受的。正如南非试图破坏卡宾达的经济目标之事，没有任何理由可被说成是对南非构成了哪怕是丝毫的威胁。南非为保护它在纳米比亚的地位而采取的任何暴力行动都是非法的罪行。对西南非洲人民组织采取先发制人袭击的任何借口都不能以所谓的自卫为幌子。南非待在纳米比亚一事本身就是非法的。

在联合国成立四十周年纪念的日子日益迫近的时候，南非完全无视国际社会在南部非洲问题上的强硬立场，这足以说明安全理事会应采取有效行动。对邻国反复侵略的行动不仅仅是违反国际法——我们所听到的是一个终将灭亡的政权绝望的哀鸣。实际上，这样一个政权正在被它的存在本身所引起的反抗力量的瓦解。但是，我们应该毫不犹豫地采取具体措施迫使比勒陀利亚停止对安哥拉和该地区的其它国家进行侵略行动。联合国确实在动员国际舆论反对比勒陀利亚政权的侵略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然而，我们还必须进一步同心协力，以彻底消除南非的种族主义暴力政策。

作为一个拉丁美洲国家，作为一个安哥拉的姊妹国家，巴西一贯表示支持安哥拉人民和政府，并支持纳米比亚人民。有几个国家已在不同程度上对南非采取了制裁措施。巴西是其中之一。从整体上看，这些单独的行动对瓦解这个侵略国家的结构做出了贡献，但是它们的效果是有限的。有效措施只有得到整个国际社会的支持并由整个国际社会所采取，才能产生更实际的结果。我们不应由于南非无视国际法采取粗暴态度而感到失望。共同的决心和共同的行动将迫使比勒陀利亚遵守国家间文明共处的各项规则。

主席：我谢谢巴西代表对我的赞美。

下一个发言者是塞内加尔外交部长易卜拉希马·法尔先生阁下。我欢迎外长阁下并邀请他在安理会议席上就座。

应主席邀请，法尔先生（塞内加尔）在安理会会议厅旁为他保留的座位就席。

主席：我请塞内加尔代表在安理会议席上就座并发言。

法尔先生（塞内加尔）：主席先生，我要代表塞内加尔共和国总统和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代主席阿卜杜·迪乌夫总统阁下向您、并通过您向安全理事会的各个成员表示我们的谢意，感谢你们同意我参加这次关于南非不断侵略安哥拉人民共和国的讨论。我不仅对遵循一个惯例感到高兴，而且还想表示：您以卓越的才能领导本安理会的工作，增添了您所代表的伟大国家——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的荣誉，英国与非洲有着以相互尊重为基础、经受时间考验的特殊关系。

主席先生，我还想对您的前任、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常驻联合国代表特罗扬诺夫斯基先生阁下表示赞赏，赞赏他在领导8月份安全理事会的工作中采取的模范和认真方式。

非统组织代主席迪乌夫总统阁下刚给安哥拉人民共和国总统发了一个电报，对南非实行的国家恐怖主义表达了全非洲的谴责。

现在我要向安全理事会各个成员念读这份电报：

“总统先生，尊敬的兄弟们，种族隔离的顽固支持者们再一次蓄意侵犯独立安哥拉的领土完整和主权。以反对西南非洲人民组织（西南非人组）战士为借口进行破坏的这一疯狂行径构成国际法所规定的赤裸裸侵略。

“比勒陀利亚种族隔离政权选择的时机是本届大会的前夕，这届大会将举行纪念《联合国宪章》生效四十周年活动。南非的目的在于表明它对该旧金山宣言的根本无视。实际上，它对安哥拉南部采取行动，就是蔑视和践踏《联合国宪章》的基本条款。

“非统组织希望通过我向勇敢的安哥拉人民重申非洲的声援和对这一狂妄行径的愤怒。但是我们非常清楚：这些恫吓、残暴和公然的行径并不会使种族隔离政权逃脱历史已广泛确认的真理的惩罚。事实上，过去在亚洲，以及

最近在我们南部非洲，人民为赢得和保卫自己的独立和尊严而斗争的意志和决心一直是不可战胜的。剥夺黑人权利的最后顽敌将逃脱不了这一历史真理的惩罚。

“在向兄弟的安哥拉人民再次表明非洲的决心和声援他们斗争的同时，我再次向您致以最崇高的致意和同情。阿卜杜·迪乌夫（签名）。 ”

南非对安哥拉人民共和国所犯下的严重侵略罪行的背景是很清楚的。的确，在大多数南部非洲人民反对臭名昭著和不人道的种族隔离政策的情况下，在违反所有的国家和国际法律的准则并遭到各国的反对的情况下，比勒陀利亚政权在1985年7月宣布实行紧急状态法，这种政策是为了支持它强化镇压南非人民合法愿望的作法。

国际社会一致谴责这一升级，这一行动是专横的并且使已经受到关注的局势更加恶化，这种形势是南非行为的结果。

安理会谴责实行紧张状态法，这反映了普遍的指责。南非政府失去了理智，远不理解，南部非洲的未来要通过建立为所有人享有自由平等、民主和博爱的制度的办法才能充满生命力，南非政府却采取孤注一掷的行动，杀害、镇压反种族隔离制度的力量。今天，这种政策的失败已是很明显的，在国内是政治力量。工会以及宗教界、学生和其它力量的英勇抵抗，在国外，则是赞同对比勒陀利亚进行制裁的国际压力在数量上和质量上的增加。

南非总统彼得·博塔拒绝接受历史教训，在一个发言中重申决心继续执行种族隔离的政策，人们本来满怀希望地等待着他的发言；这一发言表明，轻率鲁莽和顽固是南非政府对南非死难者、对非洲人民和政府，以及对世界的良心的唯一的反应。

从国外来说，这种铤而走险的政策和政治需要在被占领的纳米比亚变成了建立所谓的临时政府，这是无视联合国大会和安理会的有关决议。同样地，从国外说，

比勒陀利亚对邻近的非洲国家采取了动摇、侵略和入侵作为睦邻政策的原则。因此，除了其它事情以外，现在发生了侵略安哥拉的事件，即我们所正在讨论的问题，这一事件又一次表明比勒陀利亚决心继续蔑视全世界、包括那些仍然希望南非政府能够变得清醒一点的超级大国。

在卢安达召开的不结盟国家部长会议期间，世界上最重要的国家集团表示了对安哥拉人民共和国的积极声援；美国、加拿大，欧洲经济共同体国家决定对南非采取有限的经济制裁这些事件之后才几天功夫，安理会应法国的要求召开会议并通过了重要的措施——这些措施按那些信任联合国的人士分析，是在纪念现已成为国际关系基础的旧金山《宪章》签署四十周年之际向南非发出的警告——那次会议召开才几个星期，南非就对安哥拉人民共和国发动侵略，这再度证明，南非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考虑安理会的决定，除非安理会根据《宪章》所赋予的严肃的责任采取有约束力的强制性制裁措施。

比勒陀利亚代表的发言表明，南非不仅坚持并且会继续坚持对安哥拉人民共和国的侵略政策，而且，尽管对种族隔离的国家来说是有讽刺意味的，可以认为反对南部非洲国家的行动是赞同对南非人民的所谓的自由，南非代表甚至胆敢在这里谈论安哥拉人民。这是肆无忌惮的彻头彻尾的帝国主义。

南非政府对内对外的顽固政策、无视理智、法律致使非洲大陆南部的局势越来越有爆炸性。毫无疑问，这种局势是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非统组织支持纳米比亚的解放事业，支持人们反对在南非实行的种族隔离的斗争，而且支持前线国家，正是基于该组织的宪章，非统组织再一次呼吁国际公共舆论、特别是《联合国宪章》授予维护世界和平的第一职责的那些国家以及仍然受到南非恶意和轻率顽固态度的那些国家。非统组织现任主席是阿卜杜·迪乌夫总统，我有幸在这里代表他，重申非洲国家向由安理会所代表的国际社会发出的呼吁。该呼吁提出的疑问是，难道在我们认为南非的行动危及国际和平与安全之前，我们要坐等比勒陀利亚吞噬整个非洲大陆这才采取适当的措施吗？

现在当然是对非洲人民的合法愿望做出反应的时候了，不仅如此，也是对全世界人民的合法愿望做出反应的时候了，作出反应的途径是通过一项谴责南非侵略安哥拉人民共和国和执行全球性的强制性经济制裁的决定，这是使比勒陀利亚领导人恢复理智的唯一途径。这样做，安全理事会就是推动了人权事业，推动了《联合国宪章》基本目标的实现。

关于安哥拉人民共和国和前线国家，国际社会通过安全理事会，责无旁贷地必须表明它负有避免此类行径再次发生的责任。这也将为崇高的安全理事会提供一个机会，决定执行联合国关于纳米比亚有关决议的方法和途径。

主席先生，最后我要象开始时那样再次感谢你，并通过你感谢安理会使我有机会以非洲统一组织执行主席的名义在此发言。

主席：我谢谢塞内加尔外交部长所做的讲话，感谢他对我，对安理会所说的善意的话。

下一位发言人是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主席约瑟夫·加尔巴阁下，现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加尔巴先生（尼日利亚）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主席：主席先生，首先，请允许我代表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向您和安理会各理事国表示感谢，谢谢你们给我机会在此发言，我还要代表特别委员会，祝贺您担任安理会九月份的主席。特委会，应该说是整个国际社会，期待安理会在你的领导下对侵略成性的南非政权采取有意义的制裁措施。

安理会在此集会，审议比勒陀利亚政权对一个独立邻国进行侵略的行为最近在今年6月20日，安理会通过了第567(1985)号决议，谴责了这个种族隔离政权入侵安哥拉的行径。在那次会议上，安哥拉外长告诉安全理事会说：南非政权的行动是蓄意使安哥拉动荡不安并扼杀其经济的一种阴谋。早在今年五月，联合国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曾发表一项声明，对南非在安哥拉的军事行动表示关切。

自十年前安哥拉取得独立以来，它遭受了南非十多次的入侵。南非这一次和其它的侵略行径一再受到安全理事会的强烈谴责，安理会要求南非立即撤出其侵略军，并申明南非应立即给予适当的赔偿。安理会还要求各成员国对南非侵略的受害者给予一切必要的援助。

然而，安理会的决议对种族隔离政权却没有产生任何影响。6月份，在48小时之内，南非就因其对安哥拉和博茨瓦纳的侵略行径以及它继续非法占领纳米比亚并在该领土上扶植一个所谓临时政府而遭到安全理事会的三次谴责。

五月，南非军队企图破坏卡宾达马隆加的石油设施。一名被俘士兵当时承认他所属的部队还破坏了安哥拉其它的战略设施。同月，安哥拉当局在夜间截获了两批南非投给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的武器。所有这一切罪恶行径完全无视安哥拉和南非于1984年2月签署的卢萨卡谅解，内中要求南非军队撤离安哥拉。南非的侵略行径和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委员会在南非支持下进行的攻击，使安哥拉损失了数以亿计的美元，使成千上万的人民死亡，使无数人流离失所，使这个国家的经济遭到破坏。

今日，南非部队仍留在安哥拉，以自卫为借口，实际上是颠覆，动摇安哥拉政府。比勒陀利亚政府无耻地说，它为了自卫而发起了一场预防性行动，因为西南非洲人民组织（西南非民组）当时计划在纳米比亚进行恐怖行动。一个南非装甲营深入安哥拉150英里，同时南非的空军在离边界50英里处轰炸正在围剿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委员会游击队的安哥拉军队。

南非政权再次提出“穷追”或称先发制人行动的借口为其最近的侵略行径辩解。《宪章》第51条所规定的自卫权是不能由南非加以运用的。南非领土并没有受到任何威胁。相反，南非倒是极尽侵略和动摇邻邦之能事。目前的事件根本谈不上自卫。南非无权留在安哥拉。它留驻在那里已被宣布为非法，一再遭到安全理事会的谴责，并且这确是对国际法的违反。

这次进攻安哥拉并非孤立的事件。它是精心策划的动摇邻国的欺骗与侵略政

策的一个部分。因此，种族隔离政权无视恩科马蒂协定，继续入侵并颠覆莫桑比克。南非一直向民族抵抗运动提供武器。仅仅几天前，就在9月16日，莫桑比克总统向南非外交部长提出证据，证明南非介入颠覆莫桑比克的行动。萨莫拉马谢尔对博塔外长一再严厉抗议地违反恩科马蒂协议的行径。恩科马蒂协议理应是一项和平协议。莫桑比克局势的严重性今年已在南部非洲国家会议上讨论过。几天前，6个前线国家在莫桑比克召开会议审议南非事态发展的严重性。

卢萨卡谅解和恩科马蒂协议曾被种族主义少数人政权替为和平倡议。但是它们并没有带来和平，只带来了更多的毁坏。它们是欺骗，就象该政权提出的其它所有的变革和所谓改革一样，目的都在于欺骗世界公众舆论。现在，伪装已被撤去，面对不可抗拒的事实，种族主义的外交部长被迫承认南非自1984年3月签署恩科马蒂协议以来已多次违反了该协议。

我希望这将说服种族主义政权的主要两方支持者，这个非法政府不会对合理进步的倡议作出响应。

在6月11日安全理事会的会议上，我曾说过，同比勒陀利亚政权不可能有对话。它一直无视联合国的各项决议与事业，疯狂地采取行动，一再对邻国进行侵略和颠覆。它拼命坚持罪恶的种族隔离体制，继续违反本组织的《宪章》。我们应该用严正的态度对付该政权。

比勒陀利亚政权无视联合国对消除种族隔离、争取纳米比亚的独立和维持南部非洲和平与安全所作的努力。现在，安理会必须对此作出正确的回答。如果继续对“建设性接触”或“积极的接触”的政策寄予希望，这早已不合时宜了。克拉克修正案的取消现可被清楚地认为是一个悲剧性的错误。

许多年以来，反对种族隔离的特别委员会已敦促通过一些具体措施，以对付比勒陀利亚政权对联合国和国际社会的蔑视。安理会决不应该继续推迟根据《联合国宪章》第7章所采取有意义的行动。我们已清楚地认识到，除非有一些来自内

部或外部的有效压力，种族隔离政权无意作出任何哪怕是微小的让步，毋庸置疑，除非种族隔离得到消除，并且纳米比亚得到解放，南部非洲将不会出现和平。

南非局势正在急转直下，每天都有许多黑人遭到南非保安部队的杀害；每天都有许多黑人惨遭暴行。7月20日所实施的紧急状态措施，使警察和军队拥有无限制的权力，这使得原已是无法弥补的局势进一步恶化。

联合国对于南非和纳米比亚人民有着特殊的责任，这一责任产生于《联合国宪章》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必要，采取有效的国际行动，尤其是在联合国成立40周年和非殖民化宣言诞生25周年之际。

安理会必须谴责种族主义的南非，并根据《宪章》惩罚它，而且必须要求该非法政府立即对安哥拉人民作出公平的赔偿。联合国各会员国正分别对南非采取越来越多的制裁，安理会决不应该落在它们后面。

主席：我感谢反对种族主义特委会主席对我所说的客气话。

巴索勒先生（布尔基纳法索）：主席先生，我国代表团已祝贺你当选为9月份安理会主席的职务，然而，我还愿补充我本人对你的祝贺，并向你保证，我将在你行使这一重任时与你进行合作。

我也愿借此机会对你的前任表示赞扬，这是他当之无愧的。正如人们所预料，他老练和得力地主持了安理会的工作。

在1985年6月，种族主义的南非再次犯下了罪行，破坏了两个联合国会员国（安哥拉和博茨瓦纳）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安理会的承诺和信念遭到了破坏。它行使了宪章所赋予的特权。召开了会议并以其惯常智慧，通过了一些必要的决议，以便弥补对这两个国家所造成的损失，并劝说比勒陀利亚政权尊重联合国宪章。种族主义的南非也参加了决议的起草。

早些时候理事会在类似情况下所作出的决定对于南非的盲目和肆无忌惮的政策并没有产生任何影响。由于动用武力侵犯安哥拉的领土主权，比勒陀利亚又再次

犯下了无视安理会的行径。因此，安理会应以客观现实和智慧确定适当的办法来面对挑战。正如我们一直表明，现在该是阻止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的罪行的时候了。南非不尊重理事会的决定，比勒陀利亚一再使用紧追权这一的荒谬借口为其接连破坏《宪章》辩解。事实上，它一直是有罪的，这种作法决不应该动摇安理会通过合适的办法，尤其是现有的办法来结束这些罪行并保证它能严格尊重安理会的决心。

比勒陀利亚的种族主义领导人面临着国内具有爆炸性的局势，他们正在寻求一种借口，以便分散国际社会对于种族隔离政权所面临的真正问题的注意力，该政权已使得种族隔离制度化，并打算不惜任何代价维持这一制度。

安理会不应该理睬这种拖延的战术，它不但有责任谴责安哥拉所遭受的卑劣和野蛮的侵略，而且，尤其应对比勒陀利亚实施经济制裁，以便公正对待安哥拉和非洲其他尊严遭到蔑视的国家的人民。

主席：我感谢布尔基纳法索代表对我所说的客气话。

由于时间不早，我打算现在休会，根据成员国的一致意见，下次审议议程上的议题安理会会议将于今天下午4点30分开始。

下午1点30分散会。